

验货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41809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418096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F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all殷郊
Character:	殷郊 , 邓婵玉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1-07 Words: 2,516 Chapters: 1/1

验货

by [junshanyue1010](#)

Summary

邓婵玉×殷郊，gb文学
是之前做的一个梦，嘻嘻
姐姐，这是很好的小猫咪殷郊，养一只吧，养一只吧

邓婵玉跟着她的恩师兼义父闻仲来了殷寿家里。
下午阴天，微冷，闻仲和殷寿坐在后花园里商谈大事，邓婵玉在一旁烦躁地听着。
因为他们商量的内容是让她和殷寿的独生子殷郊联姻。
闻仲没有子女，多年来悉心栽培她这个徒弟，头两年干脆认了她当义女，正式把她当作接班人。
殷寿这个唯利是图的老狐狸，身边的一切都能用来算计，早年算计死了发妻，把人娘家的东鲁集团一举吞并。如今剩下一个儿子，还想用这套。闻仲是殷商集团的二把手、定心丸，多年来忠心耿耿，为集团立下汗马功劳，殷寿倚重他，也的确不敢动他，但对于她这个接班人，可就两说了。
殷寿想用联姻来钳制她，呵，做梦。
至于他那个儿子，好像叫殷郊是吧？据说生来体弱多病，常年养在家中，从不抛头露面——其实前些年她见过，那时候殷郊还是个小少年，在殷寿家里举办的晚宴上，殷商小少爷帮忙待人接物，活泼开朗又乖巧懂事，并不像体弱的样子。后来就一次也没见到，这么多年，她别的都忘得差不多了，只记得那实在是个罕见的漂亮的人。
但叫她和这样年年畏在屋子里的病秧子结婚，也实在不能够。
她邓婵玉是特立独行的野狼，是天生的上位者野心家——这一点倒是和他殷寿类似，所以她绝不会受人辖制，只有她掌控别人的份。
殷寿看出了她的不屑和闻仲的凝重，冷笑一声，饮了口咖啡，阴恻恻地说。
邓小姐心高气傲，自然不愿意过来做儿媳，这我知道。闻老放心，我是想，让殷郊嫁过去。
他把“嫁”字咬得很重，师徒二人闻言皆一惊。
邓婵玉皱眉看他，他以不达眼底的笑意作为回敬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闻仲缓慢沉重地开口。

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闻老，您知道的，殷郊他……殷寿用银勺懒懒地搅弄着杯里的黑咖啡，漫不经心道。

邓婵玉觉得殷寿真是个疯子，这场荒唐的对话她没必要再参与下去，“唰”一下站起来。

义父，殷总，你们慢聊，我随便走走。

她转身就要走，殷寿却喊住她。

邓小姐，不如去见一见殷郊吧，成与不成，也总是昔年的情谊，你说呢？

邓婵玉侧头看他，眉心拧得更重了，殷寿无视，只自顾自言道：

二楼左转第三个房间。

她眼里闪烁一瞬，而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邓婵玉推开殷郊房间的门，屋子里并没有人，她疑惑地进去，见阳台的门开着，走上前，发现一个人倒在阳台地上。

是殷郊。他满脸潮红，神情痛苦地蜷缩着，身体微微颤抖，额间的黑卷发被细汗打湿成一绺绺。他只穿了一件白丝绸睡袍，被他的动作弄得有些皱。

殷郊、殷郊？邓婵玉蹲下来轻轻推他，她这才发现殷郊脖子上套了个项圈，目光顺着项圈上长长的铁链移动，看见另一端固定在室内的床头。

殷郊感到有人来了，眼睛睁开一条细缝，姐姐……花瓣唇里黏黏糊糊吐出两个字。

殷郊？你怎么了？她用力摇晃他，想使他清醒一些，殷郊却颤抖地更厉害了。

呜……姐姐，难受……

邓婵玉猜到了几分，又觉得荒谬，环视一周，看到一旁桌上白瓷碟子里半块没吃完的草莓小蛋糕。

殷郊，是吃了蛋糕才难受吗？

他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，嗯……是Daddy给的，我很喜欢……

果然殷寿什么都做的出来，邓婵玉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，心里冷笑一声，这老东西，为了利益，竟如此作践亲儿子。

她本来可以现在就抽身离去，可见到殷郊这副可怜模样，倒生出几分怜惜。

殷郊，地上凉，我带你进屋好不好？没等他回答，邓婵玉就把人从地上扳了起来，她从小学习武术，扛一个成年男人并不在话下，更何况这样一只被常年圈养的病弱金丝雀。

她把殷郊放到柔软的大床上躺好，正犹豫是不再管他直接离开还是弄个冷毛巾给他降降温，却被殷郊接下来的动作惊掉了下巴。

殷郊一沾上床，便去寻叠在一边的被子，两手抓着被角，用跨夹住被子扭腰蹭动。他背对着邓婵玉，正好让她看见他尾椎处那块睡裙布料洇湿了一小片。

她猛然低头，惊觉自己手上也有些湿滑水渍，应该是方才搬动他的时候沾上的。

一个荒谬的猜想在她脑中萌生，她向来是个敢想敢做的人，扑过去把人从被子上薅下来，按着他的肩膀强迫他仰躺，殷郊茫然地看着她，委屈地红了眼睛，姐姐，姐姐，好难受，呜……

近在咫尺，她才仔细看清了他的脸，他比小时候更美了，有多美呢？形容美的词汇太多太多，似乎落在他身上都不尽意，大概只能概括成一句美得不似凡俗中人。

难怪殷寿要拿他做筹码，她盯着他短暂出了一会儿神，反应过来记起自己的目的，这才挪到他腿边，把他的睡裙掀到腰间，嘶，里面竟是中空的。

殷郊跨间那根粉嫩的阴茎半勃着，可怜兮兮地吐着水，两条腿在用力夹紧，不安分地扭着腰。邓婵玉眸光微暗，生硬地向两边分开他修长的腿，俯身望去，瞬间瞪大了眼。

脑海中荒谬的猜想被证实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她还是受到了不小的视觉冲击。

那口本该长在女人身上的花穴，糜烂嫣红，看起来已经是被人玩弄过无数次的模样，穴口一缩一缩吐露黏液，殷见已经泥泞不堪。

呜……难受……

殷郊又发出一声嚶哼，配合着眼前的景象，她有些眼热心痒，鬼使神差伸出一根手指探到那穴口处，淫浪的穴肉立马翻涌上来吞没她一小截指尖。

这感觉有些微妙，她忍不住又往里深入一些，穴肉不知廉耻地吸附着她的手指，分泌出更多液体，借着润滑她一下子把整根手指送进去，一根手指上承载了太多感官，湿、滑、

热、紧.....

嗯.....呜.....

许是感到舒服，殷郊轻轻呻吟一声，邓婵玉抬头看了一眼他闪动如蝶翼的睫毛，手上开始缓缓进出。

她不久前修短指甲做了美甲，这几天稍微长出来一点点，裹着甲油的甲壁有些厚，不至于划伤柔软娇嫩的穴道，反而在来回刷蹭中刺激得殷郊把她绞得越来越近，涌出更多汁液。殷郊的穴细窄敏感，夹得她手指发麻，她调整角度又伸进一根中指，中指更长些，整根没入顶到了内里一块软肉，她轻戳一下，殷郊立时剧烈颤抖，红红眼睛逼出了眼泪，珍珠一般从眼角滑落。

呜呜.....姐姐.....

他呜咽的声音像嘴里含了个软糯的芝麻汤圆，听得她莫名心情舒畅，手上动作也加快，两根手指交替着一曲一直在穴道里抠弄翻搅，殷郊哭得更汹涌了，两手抓着床单缓解过度的快感。

邓婵玉看着他起伏的胸膛，玩心大起，另一只手向上伸进他睡裙里，抓住他饱满绵软的胸乳，手感很棒，她开始揉捏把玩，充血挺立的乳粒在她掌心游走，细腻绵柔的乳肉上留下她的五指印。好几处刺激叠加，殷郊浑身瘫软泛红，眼神迷茫，微张着花瓣唇有一声没一声的呻吟。

穴里那两指逐渐齐进齐出，几下迅速狠重的顶撞后，便夹着那块敏感的软肉把玩，很快将他送上高潮，他细声哭着潮吹，连前端也一股一股流出精液，温热的潮液浇了她一手。

邓婵玉略有些不舍地退出来，拽了床头柜上的纸巾把手擦干净，低头看殷郊，他已经睡着，脸上潮红逐渐褪去。

她找了块毛巾打湿替他清理了一下，而后拉过被子给他盖上，她把手背贴在他脸上试了试体温，殷郊无意识间像小猫一样用脸颊蹭了蹭她的手，而后继续安安稳稳地睡了。

她轻轻关上房门离开。

她下楼，正好殷寿站在门口准备送闻仲离开，看见她，殷寿朝她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狞笑，她面无表情走过去。

回去的路上，闻仲一直一言不发，车里的气氛比阴云天还要阴沉，良久他长叹一声。

婵玉，你若不愿意，不用勉强，那孩子身体有些特殊，你们要是结婚，唉.....

特殊？邓婵玉回忆起那片湿滑灼热，低头看了看指尖，仿佛还存有余温。

不，义父，我愿意。

她舔了舔嘴唇，干脆利落地说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